

# 我的青年時代

射水瑩

## 稻田婆婆

誰都說：青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他們的生  
活是多采多姿的；然而我是例外，我的青年生活  
是多災多難，苦多於樂的；不過，我也要感謝造  
物主對我的考驗，假如不經過種種的挫折和打擊  
，我怎能站得起來呢？

話得從我的小學時代開始說起：  
我一共進過三所小學，只讀完高一為止。要



者作的代時年青

想升中學，還要讀兩年；可是母親堅決地不許我  
繼續再讀，她的理由是：女孩子總得嫁人的，一  
結婚，就會生孩子，有了孩子，她就忙着撫養他  
們，那裏還有功夫來研究學問？她經常說：  
「學問是男人的事，女人只要讀到會寫信會  
記賬就得了。」

後來經過父親求情，母親才許可我去投考稻  
田師範。關於我小時候因為讀書而絕食三天的事  
，因為在「女兵自傳」裏已經寫過，這裏不再提

了。

稻田師範，就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因  
為地址在長沙馬王街古稻田，所以就索性改爲稻  
田師範了；一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我們的校歌：

「民國初立，我校斯成，

沉沉女界放光明！

道德日進，體力日強，共求知識與技能

人權發達，幸福無窮，

我能獨立我生存。

麓山毓秀，湘水含英，

稻田！稻田！萬萬春！」

每次當我唱到「我能獨立我生存」的時候，  
便特別提高嗓子，恍惚我全身的血液都在沸騰，  
我了解自己能够考進這所名聞全省的學校，實在  
太不容易了。

原來這所公立師範學校，非但一切由公家供  
給；而且每年發四套制服，夏天是白衣黑裙，春  
秋、冬天是灰衣黑裙，（衣有四件，裙只有兩  
條）衣的長度要超過膝蓋兩寸，裙子幾乎與鞋根  
一樣平。因為我們的制服太老氣、灰暗，頭上又  
梳着一個或一對「巴巴頭」，所以見到我們的人  
，都叫稻田婆婆。試想一羣十多歲的女孩，被人  
家叫做老太婆，是不是應該生氣？然而奇怪，我  
們當時不但不生氣，而且感到非常驕傲，原因是  
那些畢業班的大姊們，還沒有到暑假，就被人爭  
聘一空了。

當時學校規定，每縣可以保送兩名，有些偏  
僻的縣份，連一個也沒有；因此決定每年舉行一

次考試，不分什麼縣，只要成績合格的就錄取。那年我們新化縣就考取了九名，連保送的共十一名，可說最多了。

我初進學校的時候，因為根底太差，只有高小一年級的程度，除了國文、體育、唱歌、圖畫之外，甚麼都趕不上；最痛苦的是英文，數學和理化。

一直到今天，我還在後悔，我們遇到一個那麼好的英文老師，不知道跟他好好地學，反而背後罵他是洋奴。他教英文的方法是多讀、多寫、多說。他教我們用英文寫日記，那怕只寫兩三句都是好的。我們被他逼得沒有辦法，只好照寫，現在我腦子裏記着的生字和文法，還是那時硬灌進去的。

### 剪掉了辮子

在稻田讀了五年多書，其中有不少值得回憶的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一頭又長又黑又多的頭髮，被同學偷偷地剪掉了。我當時傷心得大哭了兩個多鐘頭，我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同時我的腦子裏還存在着封建思想，總覺得男女應該有別，像那幾位同學把頭髮剪成像男人的一樣，實在太不像話了，後來經過我的二哥哥詳細解釋，好言勸慰，我只好順應潮流。

我的讀書命運，完全操在母親的手裏，她老人家什麼時候要我回去，我就得捲起鋪蓋走路，每年寒暑假是最害怕的，因為母親的命令，我不能不回去；回去了，又怕不讓我出來，好在當時父親和三個哥哥都是支持我的，所以我終於讀到第六年。

在學校五年多，我只看過兩次電影，一次看「火燒紅蓮寺」，一次看「月宮寶盒」。那時看電影，要男女分坐的。女孩子絕對不敢和男生來往，每封信都要經過訓育處檢查。我那時富於幻想，我不了解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異性相吸，同

性相拒；同時我以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每個人只要趣味相投，性情相近，就可以做朋友，為什麼有那些戀愛的糾紛產生呢？

「我希望將來有那麼一個理想的社會實現，幾個好朋友住在深山裏，好像七仙人似的一同工作，一同生活。」

「要不要結婚呢？」同學問我。

「不要，永遠不要結婚！男男女女都像兄弟姊妹一般和和氣氣，過着快樂的日子多好。」

我回答她，她把這問題請教老師，老師說：「這是你們腦子裏的烏托邦，一輩子不會實現的，年輕人啊，不要把寶貴的腦子用在幻想、空想上，你們最要緊的是把握每一分一秒的時間，多求有用的學問。這時候，你們的腦子最純潔，記憶力最強，將來到了年紀一大，想要讀書，也讀不進了。」

在當時，我根本沒有把老師的話放在心裏，到現在才知道句句是經驗之談。

我是個書呆子，常常被小說迷得忘記了吃飯，也忘記了睡眠。我不懂那時我何以沒有一點愛美之心，連雪花膏是什麼樣子，也沒有看見過，冬天手凍得裂開了，鮮血流了出來，連一毛錢一瓶的甘油也捨不得買，還記得有一次，三哥給我十塊錢，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如果以當時一元買兩個雞蛋計算，那麼相當於現在的三千多元，我因為太用功了，那幾天正在生病，三哥要我上醫院檢查，並且叫了一輛洋車，替我開了錢。明明那十塊錢我用手帕包着握在手裏，不知怎的，手一鬆就掉了。那時我順便到一位同學家裏去，想請她陪我去看病，進了她的家門，不見十元，我急得要跳井，幸虧她的母親一把拉住我；要不然，真會發生命案的。

### 投筆從戎

在稻田，我是個最守規矩的學生，除了有時

上理化、數學課偷看小說外，我從來沒有犯過規。我的青年時代，充滿了苦悶、窮困、憂鬱、傷感；但有一段時期使我的人生觀大大改變，使我的生命充滿了活力，充滿了光明，那就是從軍時代。

民國十五年，是北伐將要完成的時代，是所有一切軍閥將要遭到徹底消滅的時代，全國的青年們，都想投進革命的洪爐，獻身國家民族。當中央軍校第六期的招生廣告，出現在各報的時候，那一條招收女生兩百名的字跡，首先映進二哥哥的眼裏，他立刻給我電話，要我到他那裏（明德



作者近影

中學)去。

「妹妹，趕快去投考軍校，你快要出頭了！」

他第一句話就這麼向我打氣。

「什麼叫出頭？」我真不懂這兩個字的意思

「你參加革命，可以找到許多珍貴的材料寫文章，可以從事婦女解放運動，可以解除你的婚約，可以發展你的前途……」

說老實話，當時別的都不能打動我的心，只有獻身革命和解除婚約，是我的兩大目標。

「妳，一定報名，但是不知道考不考得取？」

「我想你的國文和三民主義是不會有問題的，只怕英文和地理歷史。」

二哥正說着，三哥忽然也來了，他極力反對我去報名，並且說：

「一個女孩子去當兵，一定變得很粗暴，將來不能做賢妻良母，二哥，你簡直要毀了妹妹的前途！」

「笑話！笑話！我是替她創造新的前途；而且是最有希望的前途！」

他們兩人針鋒相對地辯論了將近一個鐘頭，最後還是二哥勝利了。

回到學校，只聽到許多同學在談着投考軍校的事，這一夜，我興奮得不能閉眼，我想母親一定不贊成的，只有瞞着她，不讓她知道。

第二天早晨開會的時候，校長報告：

「中央軍校招收女生，你們要去報名，我不阻止；但是考不取的，絕對不許再回到學校來，說不定你們的家裏也不許你們回去；這是值得你們考慮的，不要因為一時的感情衝動，而誤了終身的前途。」

於是膽小的，意志薄弱的，開始動搖了，我和翹姪還有四位同學，堅決地要去報名。

「考不取，我們去當勤務兵總可以吧。不能回稻田，我們可以去讀普通中學。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我們的意志堅決，不怕沒有出路。」

我好像給自己也給她們注射了一針強心劑。

我很順利地考上了軍校；但是為了反對覆試，我被開除了；後來只好又第二次改名報考，這次我可太高興了，僥倖取了個第一名。從此我脫下了灰布制服，黑色裙子，穿上了灰色的軍裝，走起路來，抬頭挺胸，雄赳赳，氣昂昂，許多人，特別是一些老太太，根本分不出我們是男兵還是女兵？

在這一年裏，我的生活是充實的，我的生命是活躍的，我整天陶醉在革命的歌聲裏；那些雄壯的歌聲，可以使我的精神振奮，可以使我的意志堅強，可以使我的感情熱烈！那時候，我和兩百多個女同學，完全忘了自己，只知道國家民族。儘管個人的力量是那麼微弱、渺小；但團結，就是一股不可抵禦的力量啊！

記得我在出發前給三哥的信裏，曾經這樣寫道：

「親愛的三哥，我在三天之內就要出發了，也許一個月以後，就能凱旋歸來，回到湖南與你痛飲高歌；萬一我犧牲了，你千萬不要為我難過，你要將我有意義，有價值的犧牲告訴父母親，安慰他們，勸他們不要悲傷，不要痛哭，只要他們對着我這次寄回的相片說一聲：『我的愛兒，已經為國民革命而犧牲了！』那麼，我在九泉之下，便能得着無限的安慰了。」

「親愛的哥哥，我能够和勇敢的戰士們在一起與敵人拼命，真高興啊！望你由空中傳達努力！奮鬥！犧牲的聲音給我！」

三哥接到這封信後，立刻分排，第二天就登出來了。他當晚搭夜車去武昌看我，兩人相見，熱淚不覺滾了下來，他是惜別、難過；我是快樂、興奮。

出發以後，我把親眼所看見的，以及所聽到的種種現象，寫在「從軍日記」裏面，這是我出版的的第一本書，也是我正式走上文學之路的第一步！

我永遠不會忘記孫伏園和林語堂兩位先生，要是沒有他們的指導和鼓勵，我不會對寫作發生這麼大的興趣；也要謝謝發表我第一篇習作——「剝那的印象」的李抱一先生。能够把自己寫的歪歪斜斜的字，變成端正的鉛字，那種快樂，非親身領略過的人，是無法了解的。可是好景不常，這種有意義，生氣勃勃的生活，沒有多久就結束了！

我拖着一個有病的身體，回到了母親的身邊。爲了我是瞞着她去從軍的，她非常不高興；父親都視我爲木蘭第二，他老人家很高興地聽我講着前方的故事。

「孩子，你是勇敢的，有了這些豐富的經驗，你可以多寫些文章了，司馬遷因爲遊覽名山大川，所以他的文章氣魄雄渾，你從現在開始，就努力學習，將來也可做班昭第二的。」

父親這麼鼓勵我，使我感到又慚愧又興奮。我知道班昭是漢朝的大學者，她能繼承父兄的遺志續漢書，我是什麼材料，我自己知道；但父母總是望子成龍的，他老人家會寫過「史續蘭臺祈異日」的詩給我，到今天，我一事無成，而年已逾花甲，想來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

### 上海亭子間

爲了解除婚約，爭取婚姻的自由，經過四次逃奔，費盡了心力，歷盡了折磨，總算從封建的鎖鍊中得到解放了；我有了自由，我的前途和幸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裏，我該高興了吧？然而按着而來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生活？

來到這十里洋場的上海以後，第一個問題：找房子太困難了！

那些二樓三樓，有新式衛生設備的房子，固然不敢問津，連亭子間也要六、七元一月，我當時身上只有一塊錢，也沒想到這區區的一塊錢用完了怎麼辦？

我找到了孫伏園先生的住所，見了他，我的眼淚不知不覺地滾了出來，他安慰我說：

「我們都就心你從此不能自由了，一輩子會老死在鄉村；如今你終於逃出來了，你應該高興才對，為什麼反而哭呢？」

「我是因為太高興了才哭的。」

我擦乾眼淚回答他。

「我寄給你的信，還有二十塊錢，你收到沒有？」

「沒有，都被我媽沒收了！」

接着我把帶了愛珍逃跑的事，詳細地告訴孫先生，他很關心我們兩人的生活。

「愛珍有個男朋友在這裏，她倒用不着我們操心；至于我自己，先解決住的問題，然後再想半工半讀的辦法。」

當時孫先生要全部幫助我上學；但我無論如何不肯接受，我想要嘗一嘗做苦工的滋味，我要多磨練磨練自己，使自己從最艱苦的生活中了解人生，了解掙扎、努力、奮鬥的意義。

一位認識不久的朋友，為我找到了一間廉價房子，差一點送掉了我一條性命，原來那裏面住着一羣綁匪，一天，他們全家忽然不見了，巡捕來把我抓去關在監牢裏，三天三夜不給我東西吃，連一口水也不給我喝，使我難過得真想自殺；後來幸虧伏園先生去找法官將我保釋出來。

我費了一整天看房屋租的條子，找到一間窗戶對着坟墓的亭子間，一個月的租金是四塊錢，沒有廁所，要自備便盆。

每天早晨，我總看見一個老太婆到十字架前去獻花、默禱，我想坟墓裏面，一定埋葬着她的老伴；還有一位中年婦人，常來一座有着小天使

石像的坟前插花，有時默默地坐在那裏流淚，有時帶了毛線在織衣服，我猜想她地下埋着的，一定是她的愛兒。

一到晚上，我把電燈關了，一羣羣的螢火蟲，繞着那滿園的十字架，小天使亂飛，真有點像鬼火，我心裏有點兒害怕；可是我要鍛鍊我的膽量。我曾經以墓園為題材寫了短篇小說和散文，投寄時事新報和申報副刊，都被發表了。我的生活，全靠這些千字五毛、一元的稿費來維持。

後來我進了藝大，仍然住在亭子間裏，和兩位同學同住，她們兩人同時愛一個男人，三角戀愛的真像被我看到了，她們內心的痛苦，我也知道許多，我對曼曼說：

「三角戀愛，是不正常的愛，你應該用快刀斬亂麻的方法和他們斷絕關係，免得日子愈久，痛苦愈深。」

「不可能，因為崔太自私，他愛我們兩個人，誰也不放鬆。」

「這種愛情不專一，自私自利的男人，更不值得愛！」

我警告她，後來聽說她真的放棄了他，另外結婚了；真真的後果也不好，崔又另外愛了別的女人，可見我當時的看法是正確的。

在這段生活裏面，我窮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每到過年過節的時候，人家大魚大肉的吃；而我連一分買燒餅的錢都沒有。我好幾次想要把大三元或者冠生園的櫥窗玻璃打破，搶一塊又燒或者一隻烤鴨逃跑，然後讓巡捕來追，我被關在監獄裏，衣、食、住，都解決了；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怕又連累孫先生來營救，未免太對不起他了。

越在窮困的環境裏，越能使我努力讀書、寫作，我不去向別人借錢，我想：借了債，一定要還人家，何必麻煩呢？還是讓自己的肚子受點委屈吧。

多少人在青年時代，過着多采多姿的生活，他們有甜蜜的戀愛，有幸福的天倫之樂，穿着鮮艷華麗的服裝，和朋友或者情人去踏青，去賞月，去遊山玩水；而我呢？我沒有享受過甜蜜的愛情，只有痛苦，只有貧窮。我用鹽代替牙粉、牙膏，用手指代替牙刷。春、夏、秋、冬，我只有三件單衣，一件破夾衣，一件破棉襖（還是王瑩送給我的）穿在我的身上；一雙空前絕後的球鞋，一年四季套在我的腳上，我沒有進過理髮店，一塊肥皂要用一年。

「從軍日記」出版之後，我常常去春潮書局借版稅，有時拿到幾元錢，也會和朋友去飯館大吃一頓。這樣的生活，我過了一年，三哥從南京來，他看了我這副情形，非常不高興，認為我這種形同乞丐的模樣，對他是個很大的侮辱。他約我去吃飯，茶房不許我進去，三哥更生氣了，他替我買去幾件衣料，要我跟他到南京去做事，我無論如何不答應，為的是要繼續讀書。

第二年，三哥到北平去教書，把我也接了去，我滿以為為考進女師大以後，生活可以安定下來；誰知一年之後，三哥回到南方，經濟來源斷絕，我又開始第二次的窮困生涯。

## 中外雜誌：

作風正派 報導真實

文字優美 價值無量